

陸 沉

望向東面的堤防外，看不見那海岸邊坡上的幾棵榕樹頂，當然就更看不見橫出邊坡枝幹下的鞦韆纜繩——那褪了白漆色的纜繩可是遠到東港船務五金行採買的簇新纜繩，如今卻成了兩段懸空的末端裂差的灰污斷索，而被她暱稱「天使」的坐板，原先斜靠樹根處，被全沒料到強度的颱風吹落邊坡，又該是被也沒料到會打到高潮線以上的大浪給捲走了。

去年那次狂亂一整夜的超大颱風後，民宿那間留下的夢幻觀星強化玻璃屋頂竟然在半地下穴屋木門被吹破後給灌入的風頂飛，橫刮過已傾斜的木造鐵皮廚房和餐廳，杯、盤、鍋、鏟...散碎一地，二人打起精神收拾旅客一年少過一年的「追浪」民宿園區好幾天。

「颱風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大？前年那個狂風吹一整夜，幾乎打壞園裡水泥屋外所有東西，連園子外那株堅韌的大葉欖仁的粗枝幹都被折斷；去年那個颱風甚至把海裡的大礁石推上土坡邊。你說，港邊的堤防外邊被打破了一個大窟窿，我去看了，覺得不曉得是整條堤防下沉還是海平面真的上升呢？」

珍問的很認真，眼神深邃的望向遠方的海；而且，我察覺到她話說的比以前緩慢——明顯的一種失神狀況下的緩慢，一種失眠後無精打采下勉強說的含糊話。

「我們又不知道十幾二十幾年來有沒有比這幾次強颱風更強的颱風，說不定明年起就會連著幾年沒有可怕的強颱風，我們不要嚇自己，就好像你去年幹嘛下到防波堤去漆一條水面上的白線？你又不知道一年中的最高潮是哪一天，水面會漲到的最高點在哪

裡？你就往胸部等高的地方漆出一條白線，這有何意義？海平面如果真的漲到那條線，這世界早就完了……。」

珍不與我爭辯，就只微微含笑的看著我，用一種你將來會知道的眼神取代爭辯；她的恍惚眼神帶給我越來越深的憂慮。

我不確定颱風強度是不是一年勝過一年，但我很清楚「追浪」這幾年生意突然就一年比一年差。我和珍是在二十幾年前這恒春半島刮起觀光旅遊投資熱潮時找到這塊臨路的平坦農地，雖然沒緊臨海岸，但剛興起的沖浪客漸多，他們大多有自己的車，或是幾個人共乘出租車，加上我自己也有車可接駁追浪客人，喜歡把這裡打造出色彩鮮明地中海風格的珍，反而嫌棄鄰近沖洗和休息點車程省十來分鐘的海岸旁民宿的土氣。

於是，在邊學邊改的拼湊下，二人合力編夢也揮汗地打造出這個曾名噪於追浪客和喜歡異國風情的年輕背包客旅人圈的旅店來，珍是有藝術天份的女人，一襲素色棉布長裙或罩衫，皮彫髮箍束著馬尾長髮，經過幾季長夏酷日高溫煎曝和接連著幾個月的落山狂風的反覆乾縮，我們都被自然環境煉成木彫般的性格。

話不用多說，天朦朧亮就得起床，有客人時得收拾昨晚喧鬧狂歡後的狼藉一片，快手快腳的趕著準備清晨漲潮後第一波大浪回來的客人早餐。沒客人的時日，你也得趕在日頭熾熱前忙完要有規劃的預訂工作，不然你就會被這裡長長的炎夏日頭給收服給壓扁，壓成低矮的海岸林投，擠成厚實的保水葉片。你如果沒養成日頭高起前把一天該做的事先做好一部分的習慣，你就會被烈日驅趕到樹蔭黑影下，結果你就是一整天懶散如整日找陰影趴著伸出舌頭喘氣的大土

狗。

我們在租下這塊地後的第二年便察覺到這種隨自然環境變化的性格，原來渾身大汗後人會不想說話，真的會慶幸有園區圍籬旁沒被整地時砍除的大葉欖仁樹，樹下兩張躺椅，躺椅上兩具渾身濕黏的癱軟軀體，咬著汽水杯裡的吸管，盯著玻璃杯裡的氣泡和杯外的水紋不說話，四周紋風不動的草葉收攝了所有的聲音，連偶而出現的一二陣蟬鳴也收尾的有氣無力——最後連大頭黑蒼蠅的嗡嗡聲也不再讓人受不了。

工作遠比事前想像來得辛苦，除了屋子的水泥構造等不得不請人做的設施工程外，從採買到佈置到裝修到無休止似的客房服務，連園子裡刻意栽植的一片烤肉區草地都讓人有意想不到的差事——拔除原屬這環境生猛竄出的野草。經歷頭幾年辛苦的磨合，我們學到最有價值的智慧便是謙卑——臣服於自然力量的謙卑，不再勉強用一層加一層的鮮艷水泥漆來塗繪很快就會被長日照的艷陽給剝落的外牆，建造第二間混凝土房時選擇了縮小面積的圓弧牆面，屋外的擺設要方便收放，連屋頂上的蓄水不銹鋼塔都得降低高度，改放到屋頂閣樓與女兒牆之間的轉角避風處，好免去再被強風吹落而砸壞地面觀星玻璃屋頂的慘事再發生。

回想起來，我們算是能回應自然環境的人，在適度的修剪下就讓人工草皮與野草共生，明白了在白天長時間高溫日照後，再大功率的變頻空調冷氣對欠缺空氣對流的密閉玻璃屋而言是很沒效率，不如忍痛的把原先被當成特殊賣點的玻璃屋頂拆掉，留下的那一間也改為半開放的室內交誼室，客房改裝的小功率冷氣配合屋頂遮陽和對流排氣效果反而比較好，移那大功率冷氣到主屋客廳用之外，其餘的只好轉賣中古機店；諸如此類，我們一步步調整，比如逐漸用當

地食材取代瓶瓶罐罐的進口調味料與食材，越來越覺得那些洋香腸風味和這裡的水土不符，一種不對味的感覺影響著我們的胃口和味蕾。

烹煮這裡的土產，紅仁荷包蛋、小洋蔥拌炒培根、野菜燉排骨……，不再執著得用進口橄欖油做看起來有地中海風的多彩生蔬沙拉盆，不但降低了餐飲成本也減少垃圾；當然，還有就在眼前的沿岸現撈的魚、蝦、蟹等海鮮可就近成為最新鮮又美味素材。

經過上恒春鎮市場一段時日的採買，珍察覺到市場魚攤上的漁貨鮮度時好時壞，而且一聽說她是民宿老闆，便一直向她促銷高價進口冷凍龍蝦，讓她覺得厭煩。然後，她聽到遠在一段步行路程外公路叉口雜貨店那邊的叫罵聲，那胖墩墩女老闆喊著：「給你工作，可是你錢還沒領就天天喝醉，還怪我給的錢太少，你拿來的這些根本不夠抵你欠的酒錢呢！」

珍跟我說她真不忍心看到一個大男人被那粗胖女老闆用掃把像掃地上的穢物般揮掃，她留意到他斜靠啤酒箱旁的地面還濡濕著的龍蝦與有斑點的珊瑚礁魚網袋，然後是被叫「達拉克」的名字，然後是他失了焦的紅眼和如煙斗般的堅硬下巴所標記的性格，然後才注意到他起身後傾斜的半癱身軀，珍回來後如此跟我描述與他初見面時的情景。

珍給了只回應「謝達」漢名的他整數金額，看著他先還了酒債，餘額買了些生活用品，往部落上方巷子辛苦的劃圓規般挪移了幾步，竟又折回要素回網袋，說他只剩這個網袋，珍才有機會跟他達成協議——只要量不要太多和索價不要太高就送過來。珍說這協議幫了我們，因為不固定的即時海鮮剛好有藉口取消為民宿客人準備制式化晚餐的既辛苦又沒效率差事，珍說她寧可在午後知道有新鮮海鮮再公告提供多少份晚餐，她不想再提供庫存制式餐食給對晚餐沒期

待熱情的客人，她不要老勉強自己吞食消化客人吃不完的冷凍庫存食品。

十幾年來，珍越來越受不了這地區受觀光業影響的餐飲的制式化烹調，尤其受不了以異國風味號召的連鎖餐飲店，用大量油炸和中央廚房統一控管配送的成品、半成品、早已不新鮮的蔬果和調味包來取巧和矇混，結果便是在這觀光業景氣最熱時讓人開始失去能欣賞這裡美好的自然的靈魂。

人內在的變化總是悄然進行，我是在珍去那看海鞦韆處日益頻繁也待的時間越來越長後才察覺不對勁。好幾回珍待到霞光完全隱沒，西天的海平面上亮起了第一顆星光，老不帶手機的她開始讓我擔起心來，可我也還是沒起帶她上醫院看醫生的念頭，直到很少開口的謝達認真的直望我的雙眼說：「那裡太美，對她不好，你該帶她離開這裡了。」

珍開始收謝達到出海口左岸廢棄漁港外潛水捕抓的魚蝦，簡單料理烹煮的當日現撈海鮮不管是清蒸或乾煎或當咖哩飯配料，直接又原始的海洋鮮味與鹹味，很快便連自稱海鮮饕客的客人都贊不絕口，還為了這些海鮮的來處與故事而感動。從此，謝達下海捕撈魚蝦成了較可靠的工作，往來熟了，珍有時也請他幫忙看顧民宿，他有時候也主動幫我維修物件作些敲敲打打的手工。我才發現他手巧也有藝術創意，幾段漂流木，在他鑽孔、捆綁、組合下便成了客人最愛的觀星躺椅。逐漸的，我也放下警戒心，信任他能從酗酒的泥淖裡走出來。不過，說到信任，卻只有珍能呼喊他代表勇士的排灣族名達拉客，其他人叫他族名是沒法得到回應的，為甚麼？我想絕對不只是他自己人生的挫敗與屈辱，絕對不只是把族名聯結到他賣了祖產、賭光家產、倒了族人朋友的錢和成了半廢了的酗酒者這麼直接。我想，以他的年紀，這一帶原住民族的歷

史的確會給族名帶來榮耀與隨之而來的羞愧感吧！

離了婚的不算老的獨居老人，中風後半側身子不方便的身軀，滿滿悔憾的勇士？在失去自主與自尊後努力找回尊嚴的族群？在經營這個追浪民宿十幾年後，我才在朋友和房客的談話與從媒體接收的片段零碎資訊中拼湊出外來力量對原住民族群有過怎樣的傷害——而且，這傷害還持續進行中，如同我們一起持續傷害這大自然，正如同謝達以「達拉克」之名說他小時候聽父祖輩們所傳說的故事和變化。往後頭山的更高更深處有現在的人無法想像的原始林，有打不完的山豬、山羌和梅花鹿，直到漢人來了日本人來了還有直接把部落所擁有的改稱違法的政府來了，開了後頭那條切開我們與祖靈聯繫的橫貫東西的公路，以及由此而往各部落的道路，像我所抓的八爪章魚一樣的緊緊纏繞住我們的靈魂，吸走我們的榮耀，砍光了樹頂遮蔽天光的大樹，排乾了山裡有著美麗傳說故事的湖泊，讓我們從以我們所有的東西與外人交易所需改成了需要累積金錢而不斷出賣原先不可以與不該賣的一切.....

「像現在，誰還能想像在後面稍高的山頭可以在無光害的黑夜把月光下這一帶的海面看得一清二楚，噴水的鯨魚真的如我們黑色衣服上的白色亮片，在銀色月光下發出不一樣的閃光。」

我看見達拉克沉入描述小時候聽來的傳說與故事時眼睛裡閃爍的淚光，聽懂了他為何嘲笑那些主張把最後一段沒有臨海公路海岸線打通好「有人潮就有錢潮」的族人，笑這些只能想像開雜貨店和在雜貨店外賣一些根本不是族人作品的紀念品的族人，說他們根本不在乎守住一段沒有光害海岸好回想祖靈如何看見月光下壯闊的海洋，洋面上來往船艦帶來的故事.....；還有，誰在乎父祖輩們告訴我們要經常留意天上雲朵的變化，如果最後一段海岸公路開了，我們就會

失去理解緩慢但是清楚一切變化的祖靈的最後機會.....

我們夫妻倆也算是外來入侵者嗎？是誰允許外來喧鬧浮囂的歌聲樂曲透過擴音喇叭播放於這原本寧靜的向海山谷？有一回，珍在像是無意其實是自然的反應中把客人自備的喧鬧音樂關掉，本來被強節拍搖滾樂曲給鼓動起來的收拾行李裝備的歡快客人被突如而來的靜謐給鎮住，留在臉上的尷尬笑容就像蟬鳴聲突然消失。

我們原先就只是想提供沖浪族與遊客水上運動後過夜與休憩的選擇，珍本來也是愛親近大自然的人，到此潛水、海泳野營、登山是她在煩重苦悶護理工作的難得休閒放鬆，我們就是在墾丁一南洋風酒吧裡聽衝浪客抱怨沒有適合他們落腳的酒後喧鬧中相識並定情：「給我一處早上醒來就有全幅天幕的藍天白雲和海上吹來的風，我就跟你在那兒過這一輩子.....。」

「我要為你造一架看天看海的鞦韆，把你自己看成海洋的風景。」我驚訝自己的許諾和這樣平時不會出自我口的言語，在那鼓聲砰砰如心跳的酒吧音樂裡，編織夢很浪漫，可打造一處遠離大街的民宿可一點也不浪漫，除了煩惱換約時租金不斷漲價挫折你之外，你必得不斷堅定某種信念或初衷以對抗生意火紅時忙到像快轉陀螺的悔不當初心理，那甚麼是我們的信念或初衷？就像珍在那次衝動關掉客人播放的音樂後所說：「不管是哪種樂曲，如果恢復原有的寧靜比較好，那麼那些便是不必要的入侵噪音。」

珍越來越常用抽離現實的神情回我說：「我們因為愛好大自然而來卻越來越難靜下來欣賞大自然，聽不見大自然的聲音，看不見大自然的訊息，最後，連滿天的星辰和海上的大大的月亮都看不見.....」

珍問我還記不記得有回一起在墾丁大街後面一家冷飲店點了新開幕促銷的新鮮綜合果汁，服務生送來與外帶無異的塑料杯和塑料吸管，我當時不曉得哪來的情緒，立即到料理工作檯要求把塑料杯裡的現打果汁倒入其實就收在他們背後牆上玻璃櫥裡的玻璃杯裡，然後還特地把還沒用的吸管反過來還給店員，當時還好有你即時握住我的手臂，怕我拿那購買時已被製造廠商統一削尖的吸管刺傷了人，「我們為何要容忍真的沒必要製造出來的垃圾？真的，我們真的就是把大量的人快速送來又送出這裡，人們在這裡沒留下甚麼美好的記憶卻留下大量消化不了的垃圾……。」

那的確是讓我印象深刻的標記性事件，從那次事件後，我開始留意到珍會陷入情緒裡頭，會放大某些感受，而且不是一般的義憤後的叨唸不休。整個熱鬧墾丁街區不時會有促銷活動，引來排隊的人潮，排隊的人潮和其實沒人在意的強節奏高分貝樂曲又引來更多人潮，快速消費的市場不會有人在意店門口早已滿溢出的發臭垃圾筒和其實在店內可清洗可重複使用的玻璃杯。整條大街商店和滿溢出來的攤販發出各種亮度各種色彩人造光，混雜到你無法分辨的不相干樂曲，過度甜膩與油炸過度調味的飲食以及上頭明顯的不必要色素……，當然，還有觀光業特有的各種一次性塑膠製消耗品以及凌晨大街攤商打烊撤攤後烈日暴雨蒸發沖刷不掉的氣味——可能只有沒節制的熱門觀光區才有的氣息。

早先素樸的街景和在溫熱海風吹拂下的南洋慵懶休閒氛圍不見了，充斥著的是刻意播放的南島風、拉丁風或法式香頌音樂以及不知如何超越的猛男辣妹秀電子樂。珍最後一次去我們初識與定情的大街炸洋蔥店，冷冷的說：「不會再來了，怎一切都變了？味道、音樂、服務生的

態度都不一樣了；價格變貴，食物卻縮水又沒了原先的風味，連音樂都沒人在意似的，盡放些不搭的聲響……」，外頭真的早沒了簡單素樸的夜市遊戲攤，不見昏黃鎊絲燈泡下小孩和年輕男女遊客玩玩射擊、飛鏢、紙網撈魚、撥玻璃珠等安靜的夜市遊戲。自從這半島被導引成熱門觀光景點後，淘金人潮和賺錢洪流便沖走這裡原先的美好。但珍硬與這快速賺錢的潮流逆反，經營民宿卻不計成本的把包括清洗衣物和沖洗身軀與頭髮的沐浴清潔劑全換了環保產品，為的就是她無法在知道那些容易起泡沫且有各種香味的化工產品會污染海洋；有些環保理念與行動是會牴觸常人的習性，不用塑料一次性餐具或調味包、奶油球、茶包等是不太可能引起不適的反彈，但是如果要房客改用肥皂絲、肥皂塊或清洗效率沒那麼快效又沒有芳香味的環保清潔劑就很難獲得支持，可珍就如同她改變供餐內容與形式一般，她固執的把接收的信念轉為生活中必須實踐的價值——因為我們在會清理觀光客製造大量垃圾的區域之外親眼看到被隨意焚燒或掩埋或就直接扔棄的垃圾，還有海岸不斷累積的大小塑膠海漂垃圾。

那些提供生態夜探、吉普車飆沙甚至是沙灘煙火秀甚至是性派對或電音克藥派對的民宿競爭賣點建議都被她堅定拒絕，她甚至警告過每年來的老朋友，別為了好玩而做不成朋友；她只要求這家「追浪」乾淨、安靜而且是對環境儘量不干擾破壞的安靜。

對達拉客當日提供現捕海鮮晚餐的堅持，晚餐只收比付給達拉客高一成的售價，她絕不把達拉客辛苦捕抓來的魚蝦當成謀利的資源，所以，有時為了無法每客都有平分的海鮮，她甚至就用一二只龍蝦為大鍋菜湯提味，每人分到的蝦肉就只能分到一二小塊。

為此，我想當然會有房客不明事理的責怪而不再回頭。就這樣，我真的分不清楚珍是因堅

持而憂鬱還是因為憂鬱而更堅持？總之，拜網路發達之賜，我們這種小規模的偏遠民宿反而較不受半島觀光產業興衰起落的影響，網路雖然也會偶爾出現毫無事實根據甚至是惡意的負評與中傷，但也能聯結出穩定的支持社群，在半島觀光熱潮突然陡降後，我們一時間還沒受到太大太快的衝擊。只是，由原先每月營收滑降一伴，不但打壞了存出向地主開口的頭期訂金的計劃，也開始在園區客房設施的維修或交通工具的更新等較大筆的支出上有了壓力。

民宿生意變得較不穩定也較清淡，她因而有更多時間陪達拉客去廢港附近抓魚蝦，也更有時間悠閒蕩著鞦韆看海天景色光影的變幻。達拉客不曉得從哪兒弄來一艘藍底白頂的木殼平底船，泊在靠近已有一半龜裂的卸貨水泥斜坡下，讓他不甚方便的身子可翻上船，駛船出港。

自從達拉客有了這船後，他不必再艱難的從停摩托車處兩手拿著魚簍魚槍等工具辛苦的走一段害他常仆跌磕碰的卵石纍纍斜坡路，更能離開廢港外的兩側礁岩區放捕蝦簍或垂釣或下水射魚抓龍蝦，珍說這老人老船與廢港構圖真像勵志電影片尾的場景，也因此，她在追浪生意清淡後更有時間去看達拉客出港，有時就直接坐上達拉客的摩托車，陪他一同登船，幫他更方便也更有效的出港，斜側身探頭，盯著他在淺水處晃動的身景數秒數。

達拉客請她少陪著出港，說她即使戴上寬邊草帽也還是禁不起烈日曝曬，而且也不必陪他耗時間；於是，珍便一有空便上廢港上方的廢村子邊緣的幾株榕樹下遠眺出沒的藍白船身和時有時無的達拉客浮在水面上的呼吸管和頭與背。

這廢港明顯就是官商勾結與迎合地方派系的過度開發，一方面不顧當地海流、潮汐等自然環境條件的限制，以致於出口沒幾年就被大潮時湧入的海漂垃圾給堵住，左側的堤防攔住了大

港口那邊難得形成的沙岸，讓天然形成的優良衝浪點缺了一可靠的側翼；右邊的堤防則造的太外突太單薄，幾次大颱風刮起的巨浪就打壞了外緣的水泥護殼，被掏空的底基不斷的往下往內縮；另一方面，撥出好幾億經費打造的小漁港究竟是滿足哪些人的需要？這裡可沒漁業產業規模，不單是原先沿海的原住民部落沒有這方面的需求，在這一帶成了軍事基地與演訓管制區後，小型漁船就乾脆就近去半島東邊需求量大的漁港上下貨了。結果便是破壞了原先這裡可蓄養豐盛魚蝦的裙帶珊瑚礁岩，讓這裡原有的微形個體漁夫也失去漁場，被迫一定得往墾丁與恒春鎮、車城等觀光區討生計。

謝達曾跟我描述這港還沒建造前的地景，說這裡原先就是個天然礫石灘海灣，兩側有外延廣袤的珊瑚礁岩，一層又一層的溝漕，裡頭有拿不完的貝類、海膽和魚蝦，也是抵消巨浪的最佳消波塊；小時候，謝達說沿岸捕魚的舢板還有一種竹筏可藉潮浪上岸。大夥用滾木互助，也可以順利下水出海；謝達看著水泥護面處處龜裂塌陷的廢港，幽悠的說：「那破碎的水泥斜坡曾經是插著十幾把火燎的美麗礫石灘，我們在那兒等黎明襯著晨曦微光回來的舢板船，他們會呼喊，我們會用歌聲回應，火燎把她少年的臉照的火紅，如東方剛露出的太陽……」

謝達跟我抬頭回望土坡上方攸攸盪著鞦韆的珍，心裡應該和我一樣覺得這鞦韆懸掛處真的是天造地設的海角絕境，外遷十幾空戶的廢村，單向聯外道路到此打住，偶爾迷路誤闖入的旅人遊客很難留意到廢墟無門空屋半面牆後面幾株榕樹下還有一小方下看這廢港的台地，可容珍選擇的橫出枝幹來掛她的「天使」鞦韆，如果不是從特意繞路下去廢港的這個角度往上看，從村子從這兒可都很難看到這白漆繩鞦韆。

「除非——除非從這島的最南端經過的船，船上剛好有人望向這臨海斜坡綠樹叢邊有這麼一位白裙天使正上上下下的出現.....，那麼會不會成為一則流傳於船員間的海上傳說呢？」我沒頭沒尾的形容給謝達聽。那次，謝達認真的問起追浪的經營困境，問我珍給他的錢都一樣，可是客人少的時候怎麼辦？「人多就喝龍蝦湯，人少就吃龍蝦肉呀！」我開玩笑的回謝達，沒說的是地主已經來談續租的漲價條件，我也盤算過，覺得以現今的經營方式經營下去，恐怕連存下來要攤還借來的錢都成問題。之前沒人料到這半島觀光熱潮竟然衰落的如此迅猛，加上連著二年超強颱風的嚴重破壞，追浪園區房間和戶外設施的維修更新成了大問題。

珍越來越容易脫離現實，光是改入口處被強風吹歪的鐵架店招為藝術太陽與海浪意象的手工，便讓我接了一堆本該她做好的事。上個月，地主真的下了最後通牒，要續簽五年的長約得接受百分二十的漲幅，我算過，我們承受不了這經營成本；地主說那五星級溫泉會館經營者已找人跟他接洽，說這塊地可以推出第二家貴族青年會館，說這半島的觀光產業是該轉型而不是放棄，大量人潮的廉價觀光熱潮是該結束了，但給金字塔頂端客戶的高價位的星級飯店和有主題或能帶來高附加價值的小型精緻民宿仍會有需求的。

那該也是在地原住民的女地主把話題一轉，問我知不知道她參加促進觀光協會為了搶救崩壞的觀光業，現場要大家提出自家所在地附近可開發的新景點或遊樂主題。她臉上忽然綻開神祕微笑說：「還真的有人提出你這家追浪園的經營可當主題式經營典範，離這不遠處的那廢港和上方的荒村，以及聽說那兒有人見到長裙女郎在盪鞦韆的，配合那處廢棄的港口碼頭和一二艘白色遊艇的場景，說可以吸引拍電影的人來取景，甚至可以先找人來拍照或攝影，可以找學

校來推產學案，如果經費允許通過，吸引追求主題與體驗的人潮後，就有人提議從公路轉進荒村那一帶可規劃成幾十公頃的熱帶雨林野戰體驗區，說在入口處那一段難得沒砍除的椰子樹可埋放放送實戰錄音或特效箱，廢村空屋則可充當漆彈實戰場，說著說著，竟然有的還加碼夜間煙火加上把整個廢港全改為遊艇碼頭呢！」這一身名牌貨的原住民貴婦地主把一套生意經說得比唱排灣族歌謠還流利。

我清楚記得她張開還看得出嚼過檳榔的大紅嘴興奮的說：「我當場就請縣府觀光局和國家公園的代表答應會儘快派人來勘查，或許就先來立幾個位置圖與指示牌，就先充當拉回這個暑假的業績的動作吧！」

我越聽越心慌，心裡嘀咕此地區能用的能挖的能刺激人的地方和玩意早就被業者探索過好幾遍了，沒來到這裡，絕對是法令不準許或者根本被評估過沒他們要的商機和利益；不過，我還是先把對珍而言絕對會比結束追浪更嚴重的打擊的消息告訴謝達，謝達就只歪著身軀，翻起白眼的說：「我沒別的辦法，就只立一個指示牌我就拆一個！」。

我就只跟珍提了地租又要漲，所以追浪可能經營不下去，珍也就只說沒關係，可沒過幾天，她忽然跟謝達提出想晚上請他載我們出港，想在海上看月光下的鞦韆。那是個大圓月的好天氣，三個人擠這條小木船出海，微浪輕幌著，初升的明月照出一條銀梯，離岸稍遠，就只剩偶爾吹拂的風讓人感覺到空氣的流動。

三人靜了好久好久，才取出帶來的酒菜吃喝。那晚全沒光點影響，月光就那麼溫柔的讓人看清楚岸上的山影，還有我們留意細看的鞦韆處，然後，就只記得珍說「請想像我在那兒盪飛

起來的樣子吧！」。

真的弄不清楚是不是一年比一年熱？但我真的覺得這幾年的炎夏特別長，長到讓人難受；我們的家吸引不了多少衝浪客以外的客人，而衝浪客又因為這裡唯一的浪點浪況不穩定和海漂垃圾越積越多而開始減少，半島東邊的人好像是被觀光的熱潮給燒壞似的，老老少少就急忙忙的找賺錢的機會，一但沒錢賺，便慌的像失了魂。由年長者領著中學還沒畢業的少年在墾丁大街上擺賣根本不出於此處的沙茶兼酸辣燒烤蚵仔、秋刀魚、大花枝.....；然後，在深夜把廉價的化工辛辣調味料全給了海洋，給了人們來此親近的海洋。

然後，又是嚴重警告的超級強颱來襲；還未抵達半島的旅客紛紛取消行程，聯外公路上出現提早離開的車潮，幾家大型超市湧入搶購日常與防災用品的購物人潮，記取去年災情的商家忙著拆卸廣告招牌和固定可能會被吹動的大小物件.....；送房客趕上北上的客運車後，採買了幾天份的食勿和生活用品，天色已昏暗才回到已沒有房客的追浪。

珍不在，但園區室內外該收拾該捆綁該釘封的都做了，至於去年連角架嵌入水泥底座的不銹鋼水塔都給吹落的意外只能祈禱只能勇敢接受。我急匆匆的往鞦韆處衝，輕型電動車擺幌的幾乎穿不過風牆，一陣強過一陣的風像在賭氣似的競賽，整個天幕成了快壓下來的髒污綿線團。

還是不見珍的蹤影，但見鞦韆已被人網好在樹幹上。我逡巡廢港區，特別留意兩邊延伸出去的堤防兩側，但見激起的巨大浪霧裡根本看不清任何東西。我回到追浪園，躲在主屋厚厚的水泥牆內看訊號不穩定的無線電視，開了一瓶烈酒，就著已清空的冰箱後買的乾糧和零嘴慢慢

吃喝，速度越慢越能忍住不哭。

午夜前，電果然就停了，下半夜的怪風狂吼就任由大自然去喧洩了。天色矇矓亮，我努力從酒精幌動的海洋裡醒過來，心裡知道出事了……。下到廢港碼頭，翻湧上來的浪不再狂亂，一波一波的節奏顯示狂颱風力已經消滅下來。謝達緊抱著膝蹲坐在浪沫拍濕全身的水泥地上哭著，斷斷續續的說：「我在綁鞦韆，看見她努力要拉住船繩；我下來，船已經漂向出口，我大聲叫她，聲音大不過風聲浪聲，我想游過去，浪把我推回來，一堆垃圾把我擋住，那破船根本不重要，珍幹嘛要留住這船？我發誓，我真的有把鞦韆綁好，可是天亮時，我真的又看見她身穿我最愛的白長裙在那兒忽上忽下」的盪著盪著……；然後，我真的有聽到她呼喊我達拉客…達拉客…達拉客…」。

我順著往上坡鞦韆的方向看，凌晨前的巨浪真的有那麼高嗎？我下到堤岸的外側，上湧的海水上到我的腰際，那條珍看了幾年公視環保和氣候變遷紀錄片與報導後請達拉客漆上的祕密白漆線就在那兒，但與我視線齊高的位置又代表了甚麼？鞦韆沒了，藍底白身的木殼船不見了，珍也不在了……。

謝達說他靠老人年金也可以在海邊過活，珍說我們必須想怎麼賺錢，可我又如何一個人想這半島陸地是不是開始往下沉呢？聽達拉客說有族人想回到較高海拔的祖靈地過比較不需要與人換錢的生活，而我呢……。

方聲/20190113